童軍精神故事集 – 服務情境故事

分類：童軍精神 · 作者：陳志南

一、 服務情境故事

本章節收錄反映「日行一善」「服務」精神的情境故事。故事人物與細節為虛構，但情境是童軍生活中真實會發生的時刻。可作為團集會討論、營火夜分享的素材。

（一） 領巾上的結

情境 · 日行一善

> 「童軍是助人的」——童軍規律第 3 條

某次團集會的最後，老團長從口袋裡掏出一條磨得發白的舊領巾。領巾圈正常地穿在中央，但靠近一角的位置，另外還繫著一個小小的**平結**。

「我講一個現在已經很少人在做的傳統，」團長說，「叫做**日行一善結**。」

「以前的童軍夥伴，**每天早上繫好領巾、扣上領巾圈之後**，會在領巾的一角再打一個平結。」

「這個結跟綁領巾沒關係，不是用來固定的，是**一個提醒**。」

「提醒自己——今天要記得『日行一善』。」

「等真的做了好事之後，才把那個平結解開。」

「如果到睡覺前那個結還在，就表示今天還沒做。繫著結睡覺，第二天起床看到，心裡就會記住——**昨天的承諾還沒兌現。**」

阿翔聽著。他繫的領巾圈是去年大露營買的紀念款，皮繩編的土耳其結，他喜歡那個樣子。從來沒想過領巾上還可以另外打結。

「老師，那您現在這條為什麼還繫著結？」有人問。

團長笑了一下：「這個結是我 16 歲那年的某天早上打的。」「那天我做了該做的事，本來要解開——」「但我突然想：『解開了，明天我會不會就忘了？』」「於是我留著它。」

「30 多年了，沒解開過。」「不是為了紀錄那一天，」團長搖頭，「是**提醒每一天的自己**——」「日行一善這四個字，不是給別人看的，是給自己的。」

那次團集會結束後，阿翔回家，把領巾從衣架上取下來，攤在書桌上。

他看著領巾的一角猶豫了三十秒，最後伸手，**輕輕打了一個小平結**。

結很小，靠近領巾尖端，繫上童軍制服之後，不仔細看的人不會注意到。但他自己會。

隔天早上他繫領巾、扣上領巾圈、出門搭公車。

一位拎著兩袋蔬菜的阿姨上車，沒有空位。他猶豫了三秒，心跳有點快，最後站起來：「阿姨，您坐這裡。」阿姨笑了。那種笑容他在學校、補習班、家裡都很少看到——一種「**真的被看到**」的笑容。

下車前，他下意識摸了摸領巾的一角。那個小小的平結還在。

他猶豫要不要解開。最後沒有。

那個結繼續跟著他——回家、吃晚飯、寫作業。睡前他換衣服時把領巾掛回衣架，結還繫著。

半夜他醒來喝水，經過衣架時瞥了領巾一眼。那個小結在月光下幾乎看不見，但他知道它在。

那一刻他明白了團長說的「給自己的」是什麼意思。

那個結不是要記錄「我今天有沒有做好事」。是要他每天早上多停留一秒——有意識地**記得**：今天，要找一個機會行善。

它讓「日行一善」**從一句口號，變成一個身體的提醒**。

從那天起，阿翔每次穿童軍制服，都會在繫好領巾、扣上領巾圈之後，多花三秒，在領巾的一角打一個小平結。

做了好事，回家解開。沒做到，繫著睡覺。

沒有人看見。別的童軍夥伴打開的領巾上永遠只有領巾圈，只有他的領巾上，多了那一個別人看不到的小結。

十年後的某個清晨，當他成為服務員，坐在新團員面前，他會從口袋裡拿出一條舊領巾——

上面，靠近一角，繫著一個磨得發白的平結。

「我講一個現在很少人在做的傳統。」他會這樣開場。

「叫做日行一善結。」

（二） 沒人看見的服務

情境．默默服務

> 「我願盡力協助別人」——童軍諾言

凌晨兩點，雨下得最大。小婷起床上廁所，手電筒的光在帳棚邊一晃，她瞥見遠處雨棚的一角已經垂得快碰到地面。雨水沿著繩子流下，下面就是堆放食材的木箱。

她在帳棚口站了幾秒。她的睡袋還是熱的，今天搭帳累了一整天，此刻渾身只有一個念頭：回去躺下。

但她抹了一下臉，雨還是落在臉上。她想：「再過兩個小時，那些米和蛋就泡湯了。」

她沒有叫醒小隊長。沒有拿出手電筒打信號。她繞到雨棚的另一邊，在大雨裡用冰冷的手指重新把繩子拉緊、打結、固定到旁邊的營釘。

十分鐘後，雨棚撐回原來的高度。她抹一抹頭髮，回帳棚換了乾衣服，繼續睡。

隔天早上，太陽出來。早餐熱熱地端上桌，有蛋、有粥、有醃菜。小隊長對全體說：「昨晚雨好大，幸好我們的雨棚夠堅固。」大家點頭吃飯，沒人發現雨棚的繩子是新打過的。

小婷低頭喝湯，沒有說什麼。

她想起團長講過的話——「有些善意，是不會被看見的。但這就是『盡力』兩個字的真正意思。盡力不是為了別人看見，是因為你看見了。」

（三） 一條不夠長的線

情境 · 長期服務

> **「我願盡力協助別人」**——童軍諾言

童軍團定期到社區的老人共餐據點服務。第一年大家很有熱情，照片拍滿了臉書。第二年人數開始減少。第三年只剩五個固定報到的高中童軍，每個月一次，每次三小時。

阿凱是其中一個。他不是最熱心的。他只是答應了——而童軍夥伴答應了的事，他不會中途退出。

那個下午陽光斜斜地照進活動中心。陳爺爺坐在輪椅上，已經 89 歲，左半邊身子不太靈光。阿凱蹲下身扶他從輪椅上站起來。

陳爺爺看著他，眼神有些渙散，突然問：「你是阿明的孫子嗎？」

阿凱知道——陳爺爺的孫子叫阿志，三年前車禍走的。社工曾經跟他們講過這件事。

他沒有糾正爺爺。他扶著爺爺的手肘，說：「對，爺爺。我來扶您。」

陳爺爺好像放心地笑了。阿凱扶他走了五步，到飯桌旁坐下。中間什麼話都沒講。

回程的公車上，阿凱戴著耳機，但什麼歌都沒聽進去。

窗外的城市一格一格滑過。他看著自己的手——剛才那雙手扶著一個失去孫子的老人，替他演了一個下午的孫子。

阿凱想：服務不一定是改變世界，不一定是讓誰恢復健康，不一定是被表揚、被報導、被記得。

有時候，只是讓某個人，在某個下午，不那麼孤單。

（四） 那杯沒有送出去的水

情境 · 助人的學習

> **「童軍是有禮的」**——童軍規律第 5 條

七月午後，台北街頭的柏油路熱得能煎蛋。紅綠燈下，有位賣玉蘭花的伯伯坐在小板凳上。他的玉蘭花裝在一個泡沫盒裡，盒子上蓋了一塊濕毛巾。

小恩經過了三次。第一次她沒注意。第二次她看見了，心想：「下次經過買一瓶水給他。」然後她就走過去了。第三次，她終於把車停下，到便利商店買了一瓶礦泉水。

「伯伯，您喝。」她遞過去。

伯伯抬起頭。他的臉曬得很黑，眼睛在皺紋裡瞇了一下。

他沒有立刻接過去。他說：「妹妹自己喝，伯伯有水。」從攤子下拿出一個老舊的保溫瓶，已經磨得不像保溫瓶了。

小恩臉一下子紅了。她把那瓶水尷尬地塞進自己的包包裡，說了一聲「不好意思」就騎走了。

回到團集會，她把這件事告訴團長。她以為團長會說「沒關係，下次直接買玉蘭花就好」之類的客套話。

但團長說：「你願意停下來，已經做到了。下次也許他需要的不是水——是你跟他講一句話。」

「跟他講什麼？」

「不一定要講什麼。可以問他玉蘭花一束多少錢，可以問他坐這裡多久了，可以只是說『今天好熱』。」

「重要的不是你給了什麼，是你願意把他當作一個人。」

隔週午後，小恩又經過那個紅綠燈。這次她停下車，買了一束玉蘭花。伯伯接過錢，找錢給她，動作有點慢。

小恩沒有催。她聽見遠處紅綠燈的滴答聲。聽見伯伯的呼吸。聽見自己第一次學會的——「**對待一個人**」這四個字的真正意思。

（五） 淨灘第六次

情境．面對挫折

> 「**童軍是堅毅的**」——B–P 的核心信念

那天的彰化海岸有風。不是涼涼的風，是把塑膠袋從一頭吹到另一頭的風。

小隊長阿翔站在沙灘上，看著遠處又一波塑膠瓶被海水推上來。剛剛這群人撿了 47 袋。第一次淨灘他們撿了 45 袋。第六次，47 袋。

五年了。海岸從來沒乾淨過。永遠都有新的、更新的、比上次更多種顏色的塑膠飄上來。

剛入團不久的小宇走過來，臉曬得通紅，手指因為撿垃圾被沙磨破了一點點。他坐在阿翔旁邊問：「學長，每次來都撿不完，那為什麼還要來？」

阿翔沒有立刻回答。他看著遠處幾隻海鳥在淺水裡走，看著自己的腳印被新的浪沖掉，看著小宇紅紅的臉。

過了一會他說：「也許重點不是『撿完』。」

小宇沒講話。

「是有沒有人願意來。」

「五年前我也問過我們團長同樣的問題。他說：『每一次有童軍站在沙灘上，這片海岸就有人在乎它一次。在乎它一百次，它就有一百次。』」

阿翔把空垃圾袋遞給小宇：「來，再撿一袋。」

小宇接過袋子。兩個人沒再說話，蹲下身去撿瓶蓋、撈漁線、抓那一片永遠抓不完的塑膠。

遠遠的，海浪繼續推上新的東西。但這個下午，至少有一群少年在這裡，在乎這片海岸第六次。

（六） 那張卡片

情境．小事的重量

> 「**童軍是有禮的**」——童軍規律第 5 條

小婕負責設計感謝卡。活動結束後，要送給協助場地的學校警衛先生。

她坐在書桌前想了十分鐘，最後寫下：「謝謝您讓我們順利完成活動。」簽了名，蓋了團徽印章。

送出去之後，她覺得有點空洞。那句話太正式、太像範本，可是她也想不出別的。

一個月後，她路過學校警衛室，透過小窗看見桌上貼著一張卡片——正是她寫的那一張，被貼在最顯眼的位置，旁邊還有兩三張其他的便條。

警衛先生抬頭看見她，愣了一下，然後笑著揮揮手叫她進來：「妹妹，你那張卡片我貼在桌上了。」

小婕站在門口，不知道該怎麼回應。

警衛先生說：「我做警衛 20 年了。20 年來，第一次有人寫卡片給我。」

他講得平靜，像在敘述天氣。但小婕在那一瞬間，突然覺得自己之前的「空洞」是因為她**低估了一張卡片的重量**。

她以為那張卡片是公式化的禮儀。但對於另一個人，那是 20 年來的第一次。

從那次起，小婕寫每一張感謝卡都會多花十分鐘。寫不出特別的詞時，至少寫上對方的名字。至少讓對方知道，寫卡片的這個人，看見了他。